

列 宁 斯 大 林

論 战 爭 与 和 平

(內 部 讀 物)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列 寧 斯大林

論 戰 爭 與 和 平

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翻印

(內部讀物)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1960年•武漢

0.00778

列 宁 斯大林

論战争与和平

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翻印

(内部讀物)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frac{1}{32}$ · 1印张 · 18,000字

1960年1月第1版

196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統一书号:1106·5

定 价:(8) 0.14 元

目 录

列宁的論述 1

斯大林的論述 21

列 寧 的 論 述

按：列寧論戰爭與和平的材料較多，除另編印成書出版外，現在只摘錄了一些重要和比較切合當前需要的部分。

……資產階級由於反無產階級和反革命的利益正在投和平之機。這一无可爭辯的事實清楚地告訴我們，如果忽略了現代社會的階級對抗，如果忽略了資產階級在其各種言論（不管這些言論看起來多么民主和人道）中都首先而且主要是保護它們本階級的利益、“社會和平”的利益，即鎮壓一切被壓迫階級並解除其武裝的利益，那末，甚至象戰爭與和平這樣“簡單”明白的問題，也不可能正確提出。因此，無產階級對和平問題的提法，也正如對自由貿易、反教權主義等問題的提法一樣，必然區別於而且也應當區別於資產階級民主派。無產階級無論現在或將來都要始終不懈地反對戰爭，但它一分鐘也沒有忘記，只有完全消滅社會劃分為階級的現象，才可能消滅戰爭。在保持階級統治的情況下，不能單從民主主義的感傷的觀點來評價戰爭；在剝削者國家之間發生戰爭時，必須區別各該國的進步資產階級和反动資產階級的作用。俄國社會民主黨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這些一

般原理实际运用到对日战争上去。当我们研讨这一战争的意义的时候(“前进报”第2号,“旅順口的陷落”一文),我們曾經指出,不仅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他們曾經斥責盖得和海德門同情日本),而且还有新火星派,是如何陷入錯誤的、資產階級民主主义的立場的。新火星派的錯誤表現在以下的議論:首先提出“不管什么样的和平”的說法,其次又說不得投日本資產階級胜利之机。只有把政治問題放在感伤基础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才能說出这种話来。現在,实际情况表明,“不管什么样的和平”已成为欧洲的股票經紀人和反动分子的口号(美舍尔斯基公爵現在已經在“公民报”上明显地指出,为了拯救专制制度,必須有和平)。十分清楚,为了鎮压革命而投和平之机,是反动分子用以对抗进步的資產階級利用日本資產階級的胜利而进行的投机。新火星派反对“投机”的論調,正是这种感伤主义的論調,它們与階級观点和考虑各种不同力量的作法毫无共同之处。

“欧洲資本和专制制度”,1905年4月5日,“列宁全集”
第8卷,第240—241頁)

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和現在从未用伤感的观点来看待战争。社会民主党坚决譴責战争,認為它是解决人类爭端的野蛮办法,同时社会民主党也知道,只要社会还分成階級,只要人剝削人的現象还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要想消灭这种剝削,我們是逃脫不了战争的。战

爭無論何時何地总是由剝削者、統治者和壓迫者階級挑起的。有各種各樣的戰爭。一種戰爭是冒險，它滿足王朝的利益、強盜的胃口和追逐資本主義利潤的英雄們的目的。一種戰爭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唯一合理的戰爭，即反對人民的壓迫者和奴役者的戰爭。只有烏托邦和市儈才會根本譴責這種戰爭。只有出賣自由的資產階級叛徒現在在俄國才會置身於這種戰爭、即為人民的意志而進行的戰爭之外。

（“革命軍隊和革命政府”，1905年7月10日，“列寧全集”第8卷，第530—531頁）

戰爭並不是偶然的事情，也不是基督教牧師（他們宣揚愛國主義、博愛與和平並不比機會主義者差）所認為的“罪惡”，而是資本主義發展不可避免的階段，它與和平一樣，是資本主義生活的合乎規律的形式。我們今天的戰爭是國際間的戰爭。承認這一真理，不是說，應該同沙文主義的“護國”派同流合污，而是說，使各國人民分裂的那些階級矛盾在戰時，在戰爭中，在戰爭的條件下仍然存在和起作用。拒絕服兵役，舉行反戰罷工等等，純粹是一種愚蠢行為，是懦怯地幻想憑赤手空拳反對武裝的資產階級，是夢想不通過激烈的國內戰爭或者一系列的戰爭而消滅資本主義。在軍隊中進行階級鬥爭的宣傳也是社會黨人的義務；在各國資產階級進行帝國主義武裝衝突的時代，變國際間的戰爭為國內戰爭是唯

一的社会主义的工作。打倒“任何和平都要”这种牧师温情主义的和非常愚蠢的梦想！举起国内战争的旗帜！帝国主义拿欧洲文化的命运孤注一擲，因为如果没有一连串胜利的革命，这场战争过去后，很快又会有其他的战争。关于“最后战争”的幻想，是无谓的、害人的幻想，是庸俗的“神话”（按“呼声报”的确切说法）。不在今天就在明天，不在战时就在战后，不在这次战争中就在下一次战争中，无产阶级的国内战争的旗帜不仅会把几十万觉悟的工人团结到自己周围，而且会把现在受沙文主义愚弄的千百万半无产者和小资产者团结到自己周围，因为战争的恐怖不仅使他们畏惧和吓呆，而且会启发、教育、唤醒、组织、锻炼和训练他们去同“本”国和“外”国的资产阶级进行战争。

（“社会主义国际的状况和任务”，1914年11月1日，“列宁全集”第21卷，第22—23页）

英国百万富翁的杂志“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对战争采取的方针很有教益。最老最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资本的代表人物为战争痛哭流涕，一再表示希望和平。那些跟在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后面、认为社会主义的纲领就在于宣传和平的社会民主党人，读到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时候，可能会深信自己的确是错了。他们的纲领不是社会主义的纲领，而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纲领。幻想和平而不鼓吹革命行动，那就是惧怕战争，与

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

英国的和平主义的百万富翁对于现代政治的了解，比机会主义者、考茨基的拥护者和这一类悲叹和平的社会党人要正确得多。第一，资产者先生们知道，只要先前的“力量实际支配着外交”，也就是说只要资本家阶级还没有被剥夺，民主和平的词句不过是一些毫无内容的愚蠢的空想。第二，资产者先生们已经清醒地估计到“流血的革命”、“革命的混乱状态”的前景。在资产阶级看来，社会主义革命总是“革命的混乱状态”。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政治里，同情和平的有三种人。

(1) 自觉的百万富翁害怕革命，想加速和平的到来。他们清醒地、正确地宣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的”和平（不割地、限制军备等）是一种空想。

而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的拥护者之流，正在鼓吹这种庸俗的空想。

(2) 不自觉的人民群众（小资产者、半无产者、一部分工人等）希望和平，不管是什么形式，他们的反战声浪一天天高涨，蒙眬的革命情绪一天天强烈。

(3) 自觉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密切注视着群众的情绪，利用他们一天天增长的渴望和平的心情，当然这不是为了去支持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的”和平这种庸俗的空想，也不是把希望寄托在

慈善家、长官和資產階級身上，而是把蒙朧的革命情緒變成明確的革命情緒；——經常地、堅持不懈地依靠群眾的經驗，根據他們的情緒，用戰前千千万萬的政治事實來启发他們，——

——并証明只有採取群眾性的革命行動來反對本國的資產階級和政府，才是走向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唯一道路。

（“資產階級慈善家和革命社會民主黨”，1915年5月1日，“列寧全集”第21卷，第170—171頁）

和平口號可以同一定的和平條件聯繫起來，也可以不帶任何條件，即不為一定的和平而鬥爭，而是為一般的和平（Friden Ohneweiters）而鬥爭。顯然，在後一種場合，我們看到的就不僅不是社會主義的口號，而是一個十分空虛的毫無意義的口號。一般的和平無疑誰都贊成，甚至基特切涅爾、霞飛、興登堡和暴君尼古拉也不例外，因為他們每個人都希望結束戰爭，但是問題恰恰在於他們每個人都要提出對“本”民族有利的帝國主義的（即掠奪性的、壓迫其他民族的）和平條件。我們提出口號的目的，是要在宣傳鼓動中向群眾說明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有着不可調和的區別，而不是要用一個把截然不同的東西“統一起來”的字眼來調和兩個敵對的階級和兩種敵對的政策。

.....

这是不是說，社会党人可以对越来越多的群众的和平要求漠不关心呢？絕对不是。工人的有觉悟的先锋队的口号是一回事，群众的自发的要求是另一回事。资产阶级高喊战争具有“解放的”目的，高喊“保卫祖国”，对民众进行其他的欺騙，而渴望和平就是群众对资产阶级的这种謊話开始感到失望的一个极重要的先兆。社会党人应当十分重視这种先兆。应当用全部力量来利用群众的和平情緒。但是怎样利用呢？贊成和重复和平口号，只会助长“軟弱的（往往更坏的是：伪善的）饒舌者狂妄自大”。这样做就是用幻想欺騙人民，認為不必进行一系列革命来“教訓”（或者确切些說：消灭）現存政府和現存的統治阶级，这些政府和阶级也能够实现多少能使民主派和工人阶级滿意的和平。没有什么比这种欺騙更有害的了。这种欺騙最能蒙蔽工人的眼睛，最易于向工人灌輸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矛盾是不深刻的这一騙人的思想，最能粉飾資本主义的奴隶制。不，我們应当利用和平情緒来向群众說明，如果不进行一系列的革命，他們所渴望的和平幸福是不可能得到的。

（“和平問題”，1915年7—8月，“列宁全集”第21卷，第268—271頁）

我們对国际中一般动摇分子的态度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这些分子多半是帶有和平主义色采的社会党人，他們存在于中立国和某些交战国中（例如在英国具有独立

工党)。他們可以成为我們的同路人。和他們接近来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是必要的。但是必須記住，他們仅仅是同路人，他們在恢复国际的主要和根本問題上不会拥护我們而会反对我們，会拥护考茨基、謝德曼、王德威尔得和桑巴。决不能在国际會議上把自己的綱領局限在这些分子所能接受的范围內。否則我們就被动摇不定的和平主义者俘虏了。

（“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
1915年7—8月，“列宁全集”第21卷，第306頁）

直到目前为止，一些制定出所謂“行动”綱領的會議，不过程度不同地宣布了一些純粹和平主义的綱領。馬克思主义不是和平主义。爭取尽速停止战争是必要的。然而，只有号召进行革命斗争，要求“和平”才具有无产阶级的意义。不进行一系列革命，所謂民主的和平只能是小市民的空想。只有馬克思主义的綱領才是真正的行动綱領。这个綱領完滿而明确地向群众解答所发生的事情，闡明什么是帝国主义，指出应如何同它作斗争，公开声明使第二国际破产的是机会主义，公开号召建立一个排除并反对机会主义者的馬克思主义国际。只有表明我們相信自己、相信馬克思主义并同机会主义作殊死斗争的綱領，才会使我們迟早贏得真正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

（“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
1915年7—8月，“列宁全集”第21卷，第307—308頁）

爭取和平的鬥爭如果不同無產階級革命階級鬥爭聯繫起來，就只是資產者的溫情的或欺騙民眾的和平主義詞句。

……自然，推翻帝國主義的鬥爭是艱巨的，但是群眾應當知道進行這一艱巨而必需的鬥爭的真理。群眾不應當陶醉在不推翻帝國主義也可以實現和平的幻想之中。

3. 鑒於以上種種考慮，我們提議：

把下述問題列入即將召開的擴大委員會會議的議程中（以便擬制、綜合或公布決議大綱或草案）和下一屆國際代表會議的議程中（以便最後通過決議）：

（甲）爭取和平的鬥爭同群眾革命行動或無產階級革命階級鬥爭的關係；

（乙）民族自決；

（丙）社會愛國主義和機會主義的關係。

我們要着重指出，所有這些問題在代表會議通過的宣言里都非常明確地提到了，這些問題在原則上和在實踐上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社會黨人和工團主義者如不接觸這些問題，就不可能使無產階級的鬥爭實際地進一步。

探討這些問題正是為了促進群眾爭取和平、民族自決和社會主義的鬥爭，打破“資本家”的所謂在當前戰爭中“保衛祖國”的“謊言”（宣言語）。

9月25日的来信公正地指出了，第二国际的过錯或不幸就是它沒有明确地提出并研究这些重要問題，因此我們的任务就是要帮助群众明确地提出并切实地解决这些問題。

（“致国际社会党委员会”，1915年9月12日，“列宁全集”第21卷，第352—354頁）

在战争中陣亡的和由于战争而丧生的几百万人并不是白白地牺牲的。千百万人在忍飢挨餓，千百万人在战壕中牺牲性命，他們不但在受苦受难，而且也在聚集力量，思索大战的真正原因，鍛炼自己的意志，他們对革命有了愈来愈清楚的認識。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里，群众的不滿愈来愈增长，风潮、罢工、游行示威和抗議战争的运动愈来愈激烈。对于我們这就是保証，保証反对資本主义的无产階級革命一定会在欧战以后到来。

（“在伯尔尼国际群众大会上的演說”，1916年2月9日，“列宁全集”第22卷，第118—119頁）

“和平主义和抽象的和平宣傳，是愚弄工人階級的形式之一……在今天，宣傳和平而不同时号召群众采取革命行动，这只能散播幻想，使无产階級相信資產階級的仁慈，使它成为交战国秘密外交的玩具”。我們党的伯尔尼決議就是这样写的。

（“論俄国当前的口号：不割地的和平和波兰的独立”，1916年2月29日，“列宁全集”第22卷，第131頁）

最后，我們的“和平綱領”应当說明帝国主义列强 和帝国主义資產階級不可能給予民主的和平。民主的和平要寻找，要爭取，——但不是倒退到非帝国主义的資本主义或資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平等民族的联合 这种反动的空想里去寻找和爭取，而是要前进到无产階級社会主义革命里面去寻找和爭取。在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里，不經過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革命战斗，任何一个根本的民主要求都不可能比較广泛而巩固地实现。

誰許諾各民族以“民主的”和平，而又不同时宣傳社会主义革命，否認爭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甚至在战争已經进行时还否認这种斗争，誰就是欺騙无产阶级。

（“論和平綱領”，1916年3月25日，“列宁全集”第22卷，第161—162頁）

資產階級經濟学家这样天真，倒没有什么奇怪，而且也只有做出一副天真的样子，“煞有介事地”談論帝国主义制度下的和平，对他們才有利。可是考茨基在1914、1915、1916年也采取了这种資產階級改良主义的观点，認為在和平問題上，“大家”（帝国主义者，假社会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的“意見都是一致的”，試問他还有一点馬克思主义的气味嗎？这不是分析和揭露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而是用改良主义的“幼稚愿望”来推开这些矛盾，回避这些矛盾。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
“列宁全集”第22卷，第281頁）

此外，还要注意到下面这个一般的理由。

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使唤。我们如果不作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能忘记，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里，除了进行阶级斗争以外，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摆脱这个社会的出路。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不管它建立在奴隶制、农奴制或现在的雇佣劳动制上，压迫阶级总是拥有武装的。不仅现在的常备军，而且现在的民警——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例如在瑞士——也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武器。这个道理很简单，几乎用不着作特别的说明。这里只要指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使用军队镇压罢工者的现象就够了。

资产阶级用武装镇压无产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严重、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面对这样的事实，有人竟劝告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废除武装”的“要求”！这就等于完全放弃阶级斗争的观点，放弃一切革命的思想。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和剥夺资产阶级，解除这个阶级的武装。这是革命阶级唯一可行的策略，是从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整个客观发展中产生并为这个发展所决定的策略。无产阶级

只有把資產階級的武裝解除以後，才能不背棄自己的世界歷史任務，去銷毀一切武器。無產階級無疑會做到這一點，但是這只能在那個時候，決不能在那個時候以前。

如果說當前的戰爭在反動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和動輒哭泣的小資產中間只會引起惶恐和驚慌，只會使他們厭惡一切使用武器的行為，厭惡流血和死亡等等，那我們就應當說：資本主義社會歷來就是一場永無盡頭的災禍。當前這場最反動的戰爭正在給這個社會準備着災禍的結局，因此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表示絕望。現在大家都看到，正是資產階級自己在準備一場唯一合理的革命戰爭，即反對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在這種情況下，“要求”廢除武裝（正確些說，夢想廢除武裝），客觀上正是一種絕望的表現。

（“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1916年9月，“列寧全集”第23卷，第77—78頁）

各國群眾如果不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反對本國政府的革命鬥爭，不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不實行社會主義變革，就談不上真正反對戰爭、消滅戰爭和建立持久和平，——在大战初期只有少數人在理論上確信的這一真理，現在已有愈來愈多的覺悟工人清楚地意識到了。戰爭使各國人民的力量空前地緊張起來，因此它本身就將把人類領上這條唯一擺脫絕境的出路，迫使人類在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前進一大步，並且實際表明，應當而且